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十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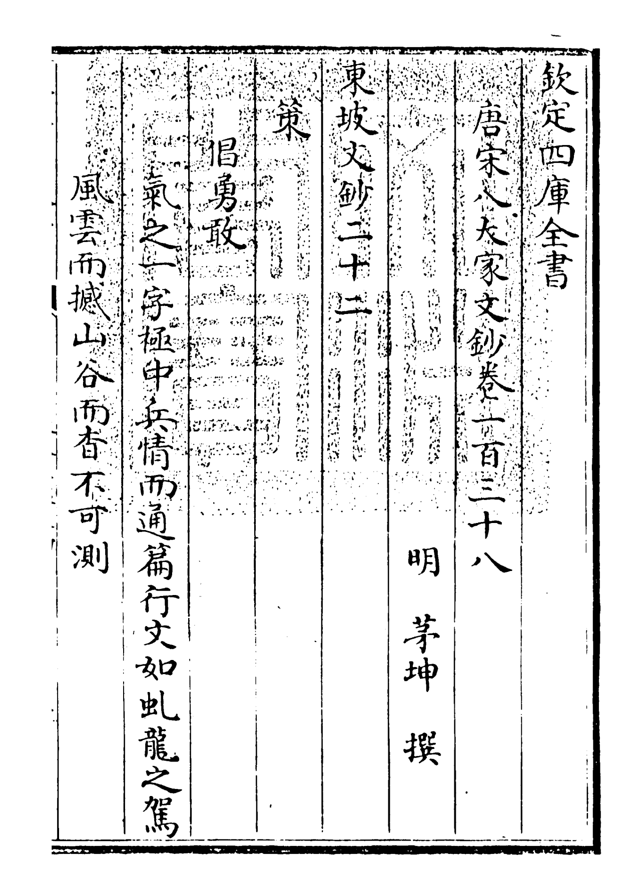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十八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二十二

策

倡勇敢

氣之一字極中兵情而通篇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而杳不可測

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不出於反覆之間而出於毫釐之際故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

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身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

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

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

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

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同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益畢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唐荆川曰此篇體方而意圓

定軍制

經國之言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為民民不

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

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唯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其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

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

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

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有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隂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

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於上國又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力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隷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茍禁兵可以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

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戍禁兵不如募土兵今歲戍延綏之兵以衛蔚遼無策之甚者

教戰守

宋之嘉祐間海內狃於晏安而恥言兵故子瞻特發此論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

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

甞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寳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戯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瘻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葢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

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葢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鬬之事則

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寇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

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

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奢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上

順叙

西北為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

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内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葢有以

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内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於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容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間葢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

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葢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北二邊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北二邊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内之禍内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邊患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西北之患特有遠近耳

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葢

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曽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

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横也朝聞陳軫之説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横秦則不然横人之欲為横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

賊非能常戰也特恃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外裔益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

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茍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有一敗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

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此文論大小情事刺骨

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

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髙祖之取項籍是間踈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鬬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蕃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蕃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

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郳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郳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彊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

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

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知不若其財

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

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𢿱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氏父子之論敵情一一深中

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

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為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猨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

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重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為城郭塹為溝池大倉廪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為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匈奴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匈奴之無法也

今夫佩玉服紱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為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茍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

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絶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

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宫闕之壯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廟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桀驁不馴之性而外牵

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制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

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為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典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覲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

還無不泣下且北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内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具備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

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懾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故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荆川曰此文極其變化横發而不可覊制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三十九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二十三

序傳

范文正公文集序

此作本以率意而書者而於中識度自遠

慶歴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挍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

道所作慶歴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没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

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一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葢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

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葢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葢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長公乃歐文忠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却亦不

負歐公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葢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説至陋也

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
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
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子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
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
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
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
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
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唐荆川曰體大而思精議論如走盤之珠文之絕佳者也

田表聖奏議序

不為巉刻之言而文自達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葢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

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常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歴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

歟顧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鳧繹先生詩集序

非公著意文却亦澹宕而有深思云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

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

世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顔氏先師兖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公與張方平最相知故序其文亦相知之深中種種當理

孔北海志大而論髙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悦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

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狥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

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歴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於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挍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

子昔曾魯公甞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况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詩若干首

王定國詩集序

蘇長公文不著意結構者多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甞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

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嘆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

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馬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勤上人之詩必不足傳而長公却於歐公之交

上作一烟波議論

昔翟公罷廷尉賔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賔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予嘗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傑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葢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

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貟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于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

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卷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水丘秀才序

所思遠而文亦遒俊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説為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摇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絶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

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屐可以南矣

方山子傳

奇頗跌宕似司馬子長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

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髙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

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此篇三蘇文粹不載余特愛其烟波生色處往

性能令人涕洟故錄入之

陳公弼傳

子瞻嘗自謂平生不為行狀墓碑大較叙事文其所短也此傳亦摹史漢而得其什之二三者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於眉曾祖延禄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

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
雋坊始為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
為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
老吏曾腆侮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
其重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
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為善吏而子弟有登
進士第者巫覡歲歛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

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劒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為開封府司録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

用公言以禹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為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為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

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為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

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識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為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容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

知鄉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為憂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為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

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

之士皆指心誓為公死提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又兼開折司滎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滞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

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狥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聞博平隷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群盜為是

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契丹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契丹不敢動矣況此小國

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

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
四篇為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氷平
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為急
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
老子幼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
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廕補子弟輙先其族人卒

不及其子慥公與軾之先君子為文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為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為公没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没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為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為公傳軾平生不為行狀墓碑而獨為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絶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四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貢生臣蕭志鴻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

明　茅坤　撰

東坡文鈔三十四

記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浩宕不收之音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臣嘗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時天人和同上下懽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明而福禄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

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庭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熈寜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歷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為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歜以追嗜好不

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為忠厚而耻為浮薄或由此也夫

唐荆川曰小題從大處起議論

南安軍學記

此等文軸多澹宕不可為法考年譜乃安置儋州時所作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

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説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

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俟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盖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

政或謂子産毀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歷熈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

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

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顧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唐荆川曰蘇文本尚馳騁而此作尤渙散不肯受約束然惟長公可耳歐曾集内無此也

醉白堂記

魏公勲名本勝樂天故文不譽而思特遠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茍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

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羡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

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廪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

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墨妙亭記

却有一種風雅

熈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遥堂之東取凡境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争賔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歳適大水土田皆不登湖人大饑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勸分躬自撫循

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革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革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罔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革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

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令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

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君堂記

東坡滑稽之文篇終却少歸之於正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

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靈壁張氏園亭記

無他超遠卓犖之識而風神亦自典刑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

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

苟安之弊令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圃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

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王君寶繪堂記

有一種達人風旨然地位不如荆公多矣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寳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

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十年七月二十日記

唐荆川曰臺寶堂與此二篇皆小題從大處起議論有箴規之意焉

李氏藏書房記

題本小而文旨特放而遠之纔不鮮腆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

竭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盖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

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予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

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予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予文以為記

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張君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弈棋蓄古書法圖畫客至出而誇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

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不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捐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嘔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塚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

人乎人特以已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毘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予為記予蜀人也蜀人嘐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智則以書自娱然以予觀之君豈久閒者蓄極而通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顧以予之

所言者為鑒

唐荆川曰此文前後各自為議論暗相照映甚密

放鶴亭記

踈曠爽然特少沉深之思

熈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賔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盖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

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中多詼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

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

生者取之輪扁斵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

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

饒太守渭濵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殁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石氏畫苑記

中多以文為戲然亦自是佳品

石康伯字幼安蜀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謏謏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已

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鬚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

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令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録者獨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四十